

上海滩洪门山主之死

尾山 雄力 著

血门



血门

上海滩洪门山主之死

。 尾 山 雄 力 著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九八九年·沈阳



血 门

Xue men

——上海滩——洪门山主之死

尾 山 雄 力 著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朝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：219,000 开本：787×1092 1/16 印张：10 1/2 插页：2

1989年7月第1版

198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

责任编辑：宋加哲

责任校对：潘晓春

封面设计：成朝霞

ISBN 7-5313-0224-1/I·212

定价：3.65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揭开了那厚重的帷幕，把神秘的，鲜为人知的帮会内部真相，呈现在你的面前。

逃出血雨腥风上海滩的宁世龙，半年后和他的好友俞子卿、王阿宝又回到了故土。今非昔比，如今他要钱有钱，要人有人；是在他的叔父、天津洪帮大龙头宁玉武的支持下，重回上海开山立柜，想借洪门之力为死去的师兄和工友复仇。在青帮势力占优势的上海，这并非易事。可他终于制服了他的死对头，上海青帮头面人物杨采臣，立住了脚跟。然而，从此他也陷入了不能自拔的痛苦深渊，不仅原来的良好愿望无法实现，对自己爱恋着的女人不敢去爱，实际上自己在为虎作伥，贻害着社会。最后，他竟在阴谋倾轧之中，死于好友之手。

这个故事，在人称“冒险家乐园”的二十年代的大上海，算不得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。可它，却又是那样令人触目惊心，耐人寻味。

4680/2

上 篇

旧社会的上海滩，有它自己独特的气氛。那是一种忙碌、急迫、敏捷、贪婪混合起来的東西。这里的人，个个举止果断，行动快速，目光锐利，都有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事。他们的举止和表情，简直叫人觉得有点凶狠，以致外地来客一到这大上海，往往会吃惊得目瞪口呆，行动显得笨手笨脚，被加上“阿木林”的尊号。

然而1927年的4月，上海的气氛与往昔有所不同。平日那种忙忙碌碌的生活节拍，现在变成了慌乱而惊恐，人们有什么事，办完就赶快回家，街上的行人少了一半。

也难怪上海人惶惶不安，这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发动了清党。在上海，则是军队勾结了帮会和流氓，用卑鄙的手段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，同时暗杀了工人领袖和他的警卫员赵刚，工人纠察队员更是被杀无数。

表面上看，火热的工人运动被镇压了下去，其实工人的反抗并没有停止。工人们失去了领导，已经不能组织起来采取大规模的行动了，可是不少工人出于复仇的动机，三三两两地各自单独行动，干出了不少恐怖行动。你只要翻翻当时

上海各报纸的社会新闻版，就会看到许多醒目的标题：

“闸北一品春茶楼昨晨发生血案！”

“舞场大血案——一军官被刺殒命！”小标题是：“死者即解决工人纠察队之营长”

“法租界大血案，四白相人陈尸街头！”

“沪上名人杨采臣遇刺，幸未受伤”

“……”

旧社会的上海滩，出几桩凶杀案本来很平常，但明眼人一看自知，这些案件实际上是工人为了报仇而干的。他们光杀人，从来不取财物，而且被杀的人一定是参与了屠杀工人纠察队的人。就如那位上海名人杨采臣，实际上就是上海青帮领导阶层的人物。

国民党的警察、特务可真够忙的，整天里警车、摩托车就象发了疯似的，呼啸着满街飞跑，夜里也是一样。夜深人静，那警车飞驰的声音显得格外凄厉。那些半夜被惊醒的上海人，都提心吊胆地倾听着，直到声音逐渐消逝后才念声阿弥陀佛，还摇摇头叹息着：“这年月！”

且说在一个漆黑的深夜里，天仍然在下着小雨，华界一个尚未竣工的建筑群里，坐着三个壮汉。借着远处一盏路灯的余光，可以看见他们全身血迹斑斑，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。他们靠着砌了一半的墙坐在湿地上休息。

他们是被军警追捕的工人。那个身材矮壮、简直象个石头墩子似的小伙子，左胳膊仍在流血，就在这时，他也没舍得扔掉他那染满血的短把斧子。他把斧子换在伤手里，用右手狠命一扯，撕下了那只血污的衣袖，打算把伤口包上。另一个比他高一头的汉子，忙过去帮他包扎，但另一个身材瘦

小、脸色阴沉的汉子却坐着没动。借着远处高楼的微弱灯光，他警惕地向四周环顾着，在周围幢幢楼房的黑影里，随时都可能有疯狗似的军警扑出来。

这回双方也真是杀红了眼。三个人里，那个高身量、细腰宽肩膀的大汉，就是有名的宁世龙；胳膊受伤、矮壮结实的小伙子叫王阿宝，是宁世龙的义弟；而那个身材矮瘦，灵活矫捷得象头豹子似的人叫俞子卿，他年岁最大，二十八岁了。这三个人，是复仇工人的领导人。这次他们是带着十个人出来打埋伏，想干掉上次一击未中的杨采臣——正是因为他的背信弃义，才使工会委员长和他的警卫员赵刚中计牺牲的！而赵刚正是宁世龙学武的师兄。

不料这次埋伏却泄了密，被军警和杨采臣的打手来了个反埋伏，十三个人全被围住了。

宁世龙是头儿，一看形势就是一惊：敌人看得见的不下百十个人，看不见的还不知有多少！况且军警每个人都有枪，而工人一总只有两把手枪，二十多发子弹，其余的就是各人手使的短家伙了。

宁世龙准备叫大家撤退，自己和俞子卿用两支手枪掩护。俞子卿却已猜着他的意思，伸手拦住了他：“世龙，这不是撤退和掩护的事了，那样一来咱们一个也剩不下。我看这么办，咱们再往一块缩一缩，让他们的包围圈再紧一紧，然后你领着我们往工地那边冲——出去几个是几个！”

俞子卿的话完全有理，包围圈小了，敌人就不敢用枪，他们怕打着自己人。只要一对面交手，工人尽管人少，却很可能杀开一条血路，冲出去几个。

宁世龙马上命令大家就这么办！

那个领头的军官活该倒霉，他正站在通往建筑工地的那

条道上，指挥着手下的人四面合围。他心中高兴，这回活捉住宁世龙，杨采臣赏的钱不算，领章上多添一个豆是靠得住的了！一面想着美事，不由挺着胸脯往前凑。

宁世龙和俞子卿早就看见了他。俞子卿还想再耗几秒钟，宁世龙却等不及了，他伸手拔出腰间匕首，一猫腰一挥，十三个人一声不出陡地扑向这军官。这小子刚一发怔，心里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，脖子上已经插进了俞子卿的一把飞刀。他扑通倒在地上，出不来声音，只在那儿手刨脚蹬地挣命。他周围的部下倒是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但一时慌了手脚，又想去救护长官，又想去拦截宁世龙，迟疑了一秒钟——对宁世龙他们来说，这一秒钟尽够了，两支手枪立刻撂倒了两个士兵，混乱之间，宁世龙领着十几个猛虎似的大汉冲进了拦截的军警队伍里，混战乱成一团。

这种面对面的短兵相接，军警吃了大亏。他们不能开枪，而手里的步枪又长又笨，只能当棍子使，哪象宁世龙他们手里全是合手的短家伙，多少又都练过几下子，再说又是真拼命！只这一冲，登时把军警的包围冲破了个口子，七八条大汉闯了出去，在后面躺下十多个尸体，有军警也有工人。

没了指挥，军警马上乱了营，大部分人都拥上去看那军官，也有些贪功贪赏的仍然尾追不舍。宁世龙他们且战且走，绕着未完工的建筑物乱转，打算甩掉这些绿豆蝇似的军警。

宁世龙和俞子卿断后，阿宝紧随在宁世龙旁边，这是他的习惯，遇上危险更是如此，他死也得死在这个哥哥旁边。阿宝惯用一把纯钢板斧，就是屠宰场用来砍断骨头的那种板斧，不过阿宝把木柄换成了铁的。遇上冲锋陷阵他准是头一

个，阿宝是员勇将。宁世龙就更加凶猛了，阿宝那几乎还是他教的呢。这时两个人杀红了眼，带着大家往前猛追猛杀，缠着敌人不放，后面的七八个工人也都跟着他俩往前赶。再后边又追着军警。俞子卿在后边皱眉：敌众我寡，这么拼下去还是自己这边吃亏。于是他冲到宁世龙旁边说：“世龙，阿宝，你们跟着我吧，别蛮干了！”

宁世龙知道俞子卿足智多谋，由他指挥突围实在比自己好。他连连点头，喊道：“伙计们，跟子卿走！”

俞子卿更不多说，他领着大家返身往后猛一扑，和十几个追上来的军警搅成一团。后边的军警不提防有这一招，慌乱中立刻倒下五六个。俞子卿蓦地斜刺里往工地上跑去，大家紧紧跟上。

俞子卿脚底下飞快，说话的声音却很平静：“伙计们，到了楼群里咱们立刻散开，各跑各的，闯出去一个是一个！”

大家心知他说得全对，于是一伙人象一阵风似的跑进工地楼群里去了。进了工地立刻四散，各奔一方。俞子卿一拉宁世龙和阿宝：“跟着我跑！”

俞子卿就象对这儿的地理一清二楚似的，他与军警转开了影壁。三转两转，军警追向前边去了，他们反倒落在后边。俞子卿领着两个人，借黑影更往前走，最后走到了工地尽头，三个人坐下来缓一口气，听了听，不远的地方仍然响着零散的枪声。

给阿宝裹好伤，宁世龙看看俞子卿和阿宝，又看看自己身上，叹了口气：“子卿，这回咱们算走到绝路上了！”

俞子卿两眼仍警惕地望着四周，他慢慢地说：“啊？这话可不象是你说的呀！什么叫绝路啊，只要你迈腿走，自然就是路！你要缩住腿不动，就把你放在四马路上也是绝路！”

宁世龙眼前忽然掠过师兄赵刚的脸庞，心想要是他在这里就好了，不由又叹了口气：“说着容易，子卿，咱们暂时虽然把敌人甩开了，可是以后怎么办呢？现在到处都是军警和特务，咱们只要一露面，立刻就会被抓住——你看咱们每人这一身血！”

俞子卿笑了：“我身上就没血！”这是真的，他的一身青色衣裤上的确看不出血迹来。俞子卿说着就把这身青色裤褂脱下来递给阿宝，这时那两个人才发现，原来俞子卿里边还多穿着一身深色裤褂。

阿宝竟然笑出声来：“嗨，俞哥可真是玩儿命，把装裹衣裳都穿出来啦！”

俞子卿又气又笑：“少说丧气话，你把血衣服脱下来扔了它，把这身穿上，青色衣服有点血也看不出来。世龙你个子太高，只好脱下衣服在那边水槽里洗洗，使劲拧拧湿着穿吧。”

“以后呢？”

“走啊，”俞子卿胸有成竹地说，“从这儿趁黑摸出去，不远就是郊外了，再走，就是竹林子和芦苇丛。我估摸着只要到了大路边，咱们就算逃出去了。”

宁世龙十分惊异：“子卿，你怎么这么清楚？”

俞子卿微微一笑，没说话。其实是在前天决定了打埋伏的地点以后，他昨天就抽空来过一次，一则再熟悉一下地形，二来如果行刺失败的话，先觅个退路。连他那身穿两套衣服也是一样，都是作好了万一的准备。未思胜先思败，事事考虑周到，这就是俞子卿的作风。

其实这三个人里边，宁世龙武艺最好，也最有号召力。他是赵刚的师弟，两个人都是老拳师陈君异的徒弟。要

说跟着陈君异还是宁世龙跟的时间长，因为当时陈、宁两家是邻居。宁世龙和陈君异的独生女儿阿英青梅竹马，可以说心心相印，但陈老师却不知道。因为收了大弟子赵刚，学得很好，陈君异就给阿英和他订了婚，在那封建时代，阿英和世龙是没有说话资格的，于是两个人只好把感情关在心里，服从了陈君异的安排。

后来陈老师又收宁世龙为徒，赵刚是师哥，宁世龙也就更不再有非分之想了。陈君异去世后，赵刚与阿英不待服满孝期就结了婚。因为生活关系，师兄弟俩都在码头上做搬运工人。

1926年，上海工人运动蓬勃展开，这师兄弟二人都干了工人纠察队，赵刚还当了工会委员长的警卫员。

不想4月12日赵刚保卫工会委员长去杨采臣家商议事，被埋伏的军队乱枪打死，实际是军警勾结杨采臣作的圈套。工人纠察队也被缴了械，工人被害无数。宁世龙把师嫂阿英接到棚户区去住，免遭迫害，然后他就专干起报仇的事来。

俞子卿和阿宝是他在码头上结识的朋友。阿宝是他的结拜兄弟，与俞子卿虽没结义，可关系也差不多。只不过俞子卿不知从哪学了一身武艺，比宁世龙自是不如，但他另外会掷飞刀伤人，却也百发百中，说到机智应变的本事，宁世龙则远远不如他了。阿宝有股子牛劲，而且对宁世龙无限忠诚，亲如手足。

这三个人是生死弟兄，现在落难也还是同在一起。宁世龙、阿宝随着俞子卿走着，尽管俞子卿泰然自若，但是他知道实在是吉凶未卜。

二

天蒙蒙亮，三个脱险的人终于走到了江边。宁世龙和俞子卿还好，阿宝却有点支持不住了。尽管他身子结实得象榆木疙瘩，架不住失血太多，他脸色发灰，嘴唇发白，头上直冒冷汗。他咬着牙尽力想跟上，但口里却忍不住嚷渴。宁世龙忙回过身来：“阿宝，我背着你。”

阿宝刚一摇头就被宁世龙瞪了一眼。阿宝立刻把话缩回去，顺从地爬到宁世龙背上去了。

俞子卿直乐：“早就该乖着点！”

宁世龙虽然瞪他，但语气却象哄小孩似的：“我背你怕什么？别忘了你胳膊上受了伤啊！”

阿宝当然忘不了。左胳膊已然包扎了两次，血又透了出来，受伤时的麻木感已经过去了，现在伤口火烧火燎地疼，但他咬着牙不哼，右手死死地攥着用破衣服包着的斧子。

宁世龙看看俞子卿：“我看，咱们得想法子溜回棚户区去，一来叫阿宝将养伤口，再说还不知工友们都逃回去没有，有没有死伤呢。”

俞子卿摇摇头，他慢慢地说：“棚户区是回不去了。那十几个兄弟当然会有伤亡……不过就算他们能逃回去，也照旧得被抓住。看来咱们这些人已经让人家盯上了。”

“那，咱们往哪儿走啊？”宁世龙心里一阵发紧，“你有个谱儿吗？”

俞子卿又想了会子：“我倒是有个想法。前边不远就是大道了，我想先找个店住下，收拾收拾身上再慢慢商量以后的行止。”

宁世龙气得一扭头：“见什么鬼！你有钱吗？”

俞子卿微微一笑：“我有没有钱你还不知道？再说这事

有钱也没用，哪个店家肯收咱们三个这模样的住宿？不过，我自有办法。来不及细说了，这回你们俩跟着我，谁也别出声，一切都由我应付，怎么样？”

宁世龙怀疑地看了看他，觉得有点玄。不过，就算玄，也比束手无策好，于是他背着阿宝，说了声：“走吧。”

正是梅雨季节，天空飘着毛毛雨。亏得时局不好，街上没有行人。俞子卿急步引路，宁世龙迈大步紧跟。俞子卿就象轻车熟路似的，很快就到了一个乡镇。他照直就奔了镇口一个客店去。在这个镇上，看来这个店是最大的了。进门时俞子卿回身又叮嘱了一句：“记住，别说话！”

店里的伙计大概是起床不久，正懒懒地用抹布擦桌子。看见这三个人进来，立刻一怔。俗话说车船店脚衙，眼光最厉害，何况阿宝又明显地带着伤。所以他连忙陪笑迎上来，意思就要往外搪塞，可是俞子卿不容他说话先开了口：“老哥，请安问候。”说着，他两手的拇指食指各自屈成圈，另三个手指直伸，两手附贴胸前向伙计鞠躬。

伙计又是一怔，眼光里明显地露出疑虑的神色来，但他也以同样的姿式还了一礼，说道：“请坐！”

俞子卿坦然地坐在椅子上，回身叫宁世龙和阿宝也坐下。两个人不知他变的什么戏法，只好呆呆地坐在凳子上。

伙计立刻端过一杯茶来，递给俞子卿。一面加意地打量着他。只见俞子卿用右手拇指巴住碗边，食指托住碗足，另三指尖附在茶碗旁边，接过茶去。这是洪帮里三把半香的手势，连刚才初见时行的礼，都是洪门弟兄相见时的暗号。这一来伙计客气了不少，他点头微笑：“请老哥少等。”一转身他走到柜房里去。

宁世龙见无人，忍不住要问，俞子卿忙用手势叫他别出声。

几乎是在同时，伙计同老板从柜房走了出来。老板是个四十多岁、身材矮壮的汉子，从他那走路的步法看，也是个练家子。老板四方脸，浓眉毛，四方下巴上尽是络腮胡子，眼光里充满了疑虑。他打量过三个人以后，更不客气，向俞子卿一笑，问道：“不知你老哥早路来？水路来？”

俞子卿见老板的神色，分明是十分怀疑，所以也就加倍小心，但脸上坦然自如：“兄弟早路也来，水路也来。”

老板紧盯着问：“早路多少弯，水路多少滩？”

俞子卿不敢怠慢：“雾气腾腾不见弯，大水茫茫不见滩。”一面说着，心想老板大概得好好盘一阵子，也难怪，明摆着自己这三个人的模样，看得出来是刚厮杀过，现在局势甚紧，刚才又响过枪，老板当然猜出了几分。如果不是同帮弟兄，老板说什么也不会帮忙，如果他发现这三个人是假冒的，那这麻烦可就大了。所以俞子卿虽然表面从容，心里一点不敢松懈。

果然，老板丝毫不放松：“踹线子（走路）来，马来？”

“踹线子有烟，兄弟驾风来。”

“你老哥眉毛为何一粗一细，眼睛为何一大一小？鼻子为何一个窟窿出气一个不出气？耳朵为何一个向前一个向后？这有何道理？”

“眉毛一粗一细，咱兄弟粗中有细；眼睛一大一小，咱兄弟有大有小；鼻子一个窟窿出气，这是咱弟兄一个鼻孔出气；耳朵一个向前一个向后，是招财童子，扭转乾坤！”

俞子卿对答如流，老板已有几分相信，但是越看这三个

人越觉行迹可疑，如果收留招待，真是担着天大的干系，万一是冒充的，那可太犯不着。所以他决定继续盘查下去。他侧目一看伙计：“还不看茶来！”

伙计答应一声，立即用托盘捧出了茶壶、茶碗。俞子卿心里一转，心知老板要摆茶阵。对这玩艺儿俞子卿虽然知道，却不到家，心想必须得巧妙应付才好。

老板的怀疑神色明显地去了不少。他紫膛色的脸上露出笑容，刚要开口，俞子卿抢上一步，反客为主，先拿起茶壶和四个茶碗来。他把茶碗摆成一横排，用茶壶依次斟满，然后放下茶壶，壶嘴直对着最后一杯茶，与四个茶碗排成一排，然后对老板施了一礼。老板点头微笑，立刻拿起第四杯来一饮而尽。俞子卿连忙又施礼：“多谢大哥。”

老板放下碗忙还礼，但一转念间又指了指茶具：“老哥何不再布一阵？”

俞子卿心想这老板可真滑，按说他茶也喝了，自己谢也谢了，就不该再往下考察了，可是他还要往下盘。刚才摆的茶阵是“四忠臣阵”，如果再摆出简单的“单鞭阵”来，就很可能叫老板生疑，于是俞子卿不慌不忙，把四只茶碗摆成四方形，用壶斟满，把壶放在后两碗茶的旁边，然后恭敬施礼。老板哈哈大笑起来，他移开茶壶，拿起一碗茶一饮而尽。俞子卿大喜，连忙又施礼：“多谢老哥了！”

茶阵是洪门特有的联系方式。洪门弟兄遇上事，想找同帮兄弟帮忙，往往用动作言语向对方探询，茶阵则是较深奥的一种。

俞子卿头一次摆的是“四忠臣阵”，是向同帮兄弟求援时用的。老板喝了第四碗茶，是表示他愿意救助兄弟。俞子

卿第二个茶阵是“贫困簋簋阵”，是向同帮求救以摆脱艰难的，老板的动作表示他愿一力承当，俞子卿自然高兴。

老板哈哈大笑了一通之后，抱拳致歉：“不是我事儿多，实是近日吃紧，你们又落难带彩，不彻底弄清是不是自己人，怎能抱腰（帮忙）啊！老哥恕过海涵。”

俞子卿连忙作揖：“大哥想的有理，兄弟佩服。”

弄清了是自己人，气氛立刻融洽起来。俞子卿刚要通名姓，说明是怎么落难的——这还得编一通瞎话——老板却把手一摆：“这儿不是说话之处，三位老哥请后边安顿。”他抢上去搀扶阿宝，俞子卿连忙逊谢不敢当。于是伙计上前帮宁世龙把阿宝扶到店房里去。

伙计特地把最里院两间单独的客房腾出来，床上铺了干净被褥，又生了个火盆叫三个人烘烤湿衣裳，接着又送上来洗脸水。闹得宁世龙很不过意，想要谦让，又被俞子卿用眼止住，只得脱了上衣与俞子卿各自洗了一通，自觉精神爽快了不少，但阿宝却只嚷困。刚才他喝了不少水，这时就只想睡觉，宁世龙和俞子卿看看他的脸色仍然苍白，再脱下上衣解开包扎看他的左胳膊，两个人都是一惊，只见胳膊红肿得粗出一圈来，伤口仍在流血！

这时老板从外边踱了进来。他已经穿上了黑绸长衫，进门正要拱手行礼，忽然看见阿宝的伤，不由一怔：“唔，这位兄弟的伤不轻啊！这是怎么弄的？”

俞子卿“唔”了一声，实际是缓一两秒钟的时间盘算一下。心里旋风似的一转，如果说出杨采臣来，怎么样？杨是青帮领导人物，青洪两帮自古互不相容，大约老板是会有同仇的情绪吧？于是他长叹了口气：“你老哥面前，兄弟不敢说谎，实在是昨天夜里打了个埋伏，想干掉杨采臣……”

老板眼光霍地一亮，忙问：“得手了没有？”

俞子卿心里一松，知道猜对了。他面上不露形色，又叹了口气：“点儿低，不知怎的走了风声，老家伙来了个反埋伏，我们十三个人就剩了仨！这位兄弟还带了彩……不过说实话，我们也给了他个样儿看，哼，不算警察，光杨采臣的人至少干掉了他二十多个！”

老板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：“干掉杨采臣可太难……这么着吧，咱们自己人没的说，这个后院你们就占着吧，等这位兄弟伤好得差不多了，再定行止。好，我招呼他们备饭，再去找个郎中。”说完，也没问三个人的姓名，径自张罗去了。

这时阿宝又喝了一通水，躺在那里，觉得有了点力气，他回过身来问：“我说俞哥，你刚才念的是什么咒语？看样子还挺灵。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俞子卿已然把衣服穿好，他给阿宝也擦了把脸，笑着直点头：“别着急了，现在就 and 到了家一样。这就是我说过的洪帮。”

宁世龙一边笑一边问俞子卿：“你爹是洪门弟兄，你和我说过，可你是什么时候入的洪帮啊？”

俞子卿向门外看了看，回来一下子坐在椅子上，疲乏地微微一笑：“我爹是洪帮就得了，反正是那么些个规矩和套子话，难道非得加入洪帮才会说？小时候，我爹他们摆香堂，盘海底，我都记得一清二楚，这时用上就是了。世龙，你难道就没记住几句？”

宁世龙摇摇头：“没有。其实不光我爹，连我叔叔也是洪门兄弟。不过爹死时我太小，爹死以后我娘说干帮会、练武艺决没好下场，到我这一辈，说什么也不许干这个了。听我娘说，叔叔找了我们好几回，我娘带着我藏藏躲躲，来到